

京 味 长 篇 小 说 系 列

正阳门外

卷 一



沈家和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98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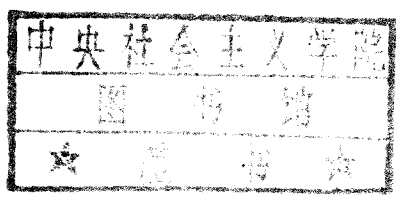
]247.5
857

京味长篇小说系列
《正阳门外》卷一

鬼集

沈家和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阳门外 卷一:鬼亲/沈家和著. —北京: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1997.1

(京味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5302-0478-5

I. 正… I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106 号

京味长篇小说系列《正阳门外》卷一

鬼 亲

GUIQIN

沈家和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875印张 344000字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ISBN 7-5302-0478-5

I·484 定价:20.00元

序

刘绍棠

在我身患重病之前，我曾为整理出版旧京题材小说呼吁奔走。

何谓旧京题材小说？我给它的界定是：描写民国成立到解放前（1911年—1948年）北京市民生活的大众文学小说。

这个时期，虽然只有38年，但是军阀、政客、国民党、日寇、汉奸及形形色色的黑暗势力，对北京和北京市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欺压和蹂躏。工、农、商、学，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下层社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盘剥，被欺辱，被残害，也有反抗和斗争。如此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生活题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值得熟悉和热爱北京的作家大写特写。

我原想分两步走：首先整理出版旧京题材小说的旧著，然后倡导推动旧京题材小说的新作。

可惜，由于出版事业不景气，整理出版旧著的计划搁浅下来；又由于我因病幽居斗室，足不能出户，声音传不出窗外，重病之下不敢言勇，对于倡导和推动新作也就心有余而力不足矣。

我很难过，十分负疚。

然而，恰在此时，沈家和同志给了我极大的欣慰。沈家和同志继七十多万字的《天桥演义》之后，一鼓作气又写出了《鬼亲》，已经付印，即将出版。这真是谷生双秀，丰收的成果。

《鬼亲》这部长篇小说，写出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旧京生意经和众生相，围绕着明争暗斗的商战展

开五花八门的情节。不可避免地写了正阳门外八大胡同妓女的卖笑生涯和皮肉交易。故事充满戏剧性，引人入胜而又感人至深。文字和情趣雅俗共赏，必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

三年前，我在评论《天桥演义》的短文中，就预祝《鬼亲》早日面世。现在，我的祝愿已成事实，敢说我的喜悦不下于作者本人。

沈家和和我建立了文字之交，接受了我的“长篇短写”的主张。《鬼亲》只有30多万字，相当《天桥演义》篇幅的二分之一，使我分外高兴。

写长篇小说也要像写短篇小说那么考究，字斟句酌，力求简洁精练；不可羸糠兑水，棉絮里面裹芦花，因贪大抻长而降低艺术质量。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只有两千七百字，中篇小说《阿Q正传》只有两万四千字，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只有十二万字。我希望沈家和同志正在创作的第三部旧京题材长篇小说，再短一些。

写得短才见工力，才显本事。

1996年7月蝓笼斋

—

民国二十三年秋头夏尾，一个漆黑的夜晚，古城北平商业街廊房四条东头路北的“万麟祥绸布店”后院突然传出疹人的喊声：

“快来人呀！不好啦！少东家在后库上吊啦！不是一个，吊死俩人呀……”

喊叫的是本屋徒刘四海。从他那带哭音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来，他对少东家的死是十分伤心的。

店堂里立刻响起一阵拆铺的声音，还夹杂着人们的议论声和叹息声。本屋徒和外伙计们纷纷从自己的铺位上爬起来，向后院奔去；帐房的人、绸楼的人、厨房的大师傅们，几乎“万麟祥东号”的所有人都被惊动了，他们从楼上楼下，犄角旮旯，不同方向，全向后院的大库房跑。

人们都不说话，只顾跑。脚步声格外沉闷刺耳。他们对少东家的死感到很惊讶，他们心里还有一丝希望：少东家也许还没断气。

可是当人们赶到大库房门口时，全愣住了。

按照老东家章柏川的决定：万麟祥各号的大小库房，都不准安电灯，怕电线走火引起火灾。所以，廊房四条东头“万麟祥勤记”的巨大库房，也没有电灯。此刻，只有刘四海用小手举着的一大截红蜡烛，发出摇摇晃晃的亮光。

人们惊讶得瞪大眼睛，库房头道门和二道门之间的过道里，吊着一男一女两个人，那情景真疹人。



库房的门很大，又突然涌进几十个人，带进来的风把吊着的两具尸体吹得微微晃动起来。微弱的烛光照出尸体和吊尸体的绳子的影子，那影子投向布垛上，虽然很模糊，却很大。

一垛垛布匹像小山，人们在其间犹如在黑洞洞的峡谷之中，而吊在半空中的两具尸体，犹如降临于峡谷中的巨大幽灵。人们抬起头来，看着幽灵，库房内如死一般的静。

两个死者是用一根绳子上的吊，绳子是从两个大布垛之间的一块柏木垫板上吊下来的。那男的便是万麟祥的少东家章克勤。他才二十三岁，民国元年生人。那一年万麟祥在廊房四条东头路北又开了一家分号，在敲锣打鼓放鞭炮，欢庆开张大吉时，章克勤降生到人间。

传来喜讯后，老东家章柏川大喜过望，为纪念孙儿的诞生，便将新开张的这个分号命名为“万麟祥勤记”。

本来，章克勤是一位面白唇红的翩翩少年，十分标致俊俏，可这会儿却变了。在昏暗的灯光下，他脸上的眉眼根本看不清，他那平时总是梳得很漂亮的中分头，这会儿已经乱蓬蓬的了。

从库房的头道门又吹进一阵风来，本屋徒刘四海举着的那截粗蜡烛突然闪出一道较强的光线，使库房内一下子明亮了许多，人们这才看清了少东家的脸，特别是他的双眼还没闭上，平时十分明亮的大眼睛，这会儿好像又闪出两道光来，注视着人们的脸，似乎在向人们问话：

“你们深更半夜的，都跑到这黑咕隆咚的库房来干嘛呀？”

在民国十七年，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少东家章克勤，也在一天深夜突然闯进了这个大库房，出现在全号一百五十多人面前，也是这样微微地眯着眼，盯着人们问道：“你们深更半夜的，都跑到这黑咕隆咚的库房来干嘛呀？”他生在天津，在天津英租界上的小学和中学，所以天津口音很重。他的出现，使一百多名外伙计、本



屋徒和一些吃股掌柜的大吃一惊。

当时正是大革命时期，这一年的冬天，北平市工人阶级第一个全市性组织——北平市总工会成立了。后来办了几期训练班，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人员。全市各个行业的工人、店员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向工厂主和商店老板提出一些要求。

当时有一个自称叫吕和璧的青年人以探亲为名，来到“万麟祥勤记”。本来，老东家亲自制定的“铺规”有明文规定：“柜上同仁的亲友来访，只能在前柜或柜房接待，接谈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小时，并不得招待亲友在柜上食宿。”

从“万麟祥”在直隶辛集镇开买卖起家，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别说外伙计和本屋徒，就是吃股的小掌柜，也不准留客在柜里。但是在那大革命的年代里，老东家章柏川住在天津英租界的公馆里，根本不敢到北平各号来“视察店务”。而北平廊房四条“万麟祥”各号的总经理司徒觐侯和“万麟祥勤记”经理阮秀石，也对铺规不那么认真了。所以吕和璧来“万麟祥勤记”探望外伙计董立三时，被破例允许暂住号内，并可以与大伙一块儿到厨房吃饭。

这位吕和璧是关外口音，他利用自己的口音特点，装作原籍奉天的外伙计董立三的亲属，来到号里。他的真实身份是北平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任务是负责在全市商业界的各个行业点起工人运动的火焰。

当时的北平市总工会认为：古城的买卖字号以西单、东四、鼓楼前和正阳门外的廊房四条这几处最为集中，而廊房四条是北平最古老的商业街，地点又适中，要是能在这里发动起店员群众，组织工人运动，那对四九城的买卖字号都会有影响。

在廊房四条这条街上，虽说联升斋鞋店、章亿蚨茶庄、乐达堂药店和同聚元帽店这些老店都有几百年历史了，但要讲实力，还得属“万麟祥”，它在廊房四条一条街上开了五个分号，从廊房四



条西头数，每隔几个门脸便有万麟祥一家分号：最西头的是“万麟祥茶店”；隔几家便是“万麟祥俭记”，是专门经营皮货的；中间是“万麟祥布店”，是专门经营各种布匹或成衣杂货的；再往东是“东鸿祥茶庄”，也是万麟祥独资买卖；最东头是“万麟祥勤记”。这些分号全是在廊房四条街路北一条线上，而在廊房四条路南中间，还有万麟祥的一大片产业，这便是北平万麟祥各号总经理司徒颯侯办公的地方，人们称为“万麟祥总栈”。

提起万麟祥的历史，更令人敬佩，章克勤的祖上从明朝嘉靖年间便开始经商，到民国十七年，章氏家族已在全国开了三十六个大买卖字号，光在北京廊房四条就开了五号。在北平的商业史上，章氏家族是要占一定地位的。

所以北平市总工会要在北平商业界发展工人运动，选择“万麟祥”为突破口是再合适不过了。

吕和璧很快就将万麟祥勤记全号的外伙计和本屋徒组织起来，成立了“万麟祥店员工会”。不光是外伙计和本屋徒入了会，连一些吃股小掌柜也参加了。

由于市面上大革命风潮的影响，店内的工会会员们的情绪很高。在晚上庆安戏院散了戏，廊房四条净了街，“万麟祥勤记”上了板儿以后，人们便自动集中到后院大库房里，听吕和璧讲大革命在全国的发展形势，议论如何开展活动。

一天夜里，人们又聚到大库房内，开始还轻声细语，后来就不注意了，前柜瞭高的外伙计郝大个子粗声大噪地说：

“他们老章家做了多少辈子东家了！还没做够呀？连皇宫里的皇上都有倒台的日子，这回轮班儿也轮到咱们当家做主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突然闪进一个人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少东家章克勤。

其实老东家早接到了北平各号总经理司徒颯侯的报告，说廊房四条“万麟祥勤记”的本屋徒外伙计们聚众闹事。老东家便派



章克勤来处理这件事。

章克勤站在众人面前，他身穿一件灰鼠皮袍，头上是水獭皮帽子，脚穿“联升斋鞋店”的礼服呢面千层底布鞋。显然，他已经在门外听了多时了，突然从暗中到了烛光前，他的眼睛不大习惯，只能眯着，过了一会儿，他才睁大眼睛，环视着大家，倒背着两手问道：

“你们深更半夜的，都跑到这黑咕隆咚的库房来干嘛呀？”

回答他的是沉默。过一会儿，他两眼闪出十六、七岁小伙子特有的天真的光来，低声说：

“凭良心说，我愿意让你们成立工会。你们准不信我的话吧？你们为嘛用冒火的眼光看着我呢？你们为嘛非拿我当冤家对头呢？”

工会副主任董立三操着奉天口音说：

“为啥？你还不清楚？你是来宣布解雇我们的吧？”

“嘿嘿！”少东家轻声笑了两声说：“董立三，我虽说年方十七，可也没傻到你想要的那份儿，这儿到处是黑灯瞎火的，各位心里头蹩足了劲儿，点火就着呀！我单枪匹马，跑到这儿来宣布解雇大家，我这条小命还要不要啦？你们爱信不信，我再说一遍，我愿意让你们成立工会！”

“你……”这回轮到大伙儿惊讶了，人们不解地盯着这位少东家，有人还小声地议论起来。

章克勤又说话了：

“各位用不着嘀咕我，我这可不是说胡话。我为嘛这么说呢？因为我身上虽然流着我们老章家的血，可我腔子里有一颗男子汉的良心！我不能说亏心话，我得说良心话！我们老章家的几十处买卖字号，家乡的几百顷园子地，好几处大小公馆，这全是世世代代的店员工人用血汗换来的！我这么说，大伙儿明白我的心了吧？”



人们怀疑的目光慢慢变成了相信的目光。

董立三问道：

“那你偷偷摸摸地跑到这疙瘩干啥来啦？”

少东家一字一顿地说：

“我给你们送信儿来啦，你们全被解雇了！”

“啊……”人们哗然。

少东家接着说：

“各位听我把话说完呀！决定解雇大伙儿的是总号经理司徒颀侯先生和你们的经理阮秀石先生。他们二位刚从我那儿离开，说明天就要宣布解雇大家。我对他们的决定没哼一声，也没哈一声。他们准以为我是同意了。明天早晨，我得跟他们二位唱一出对台戏。各位要是愿意给我点儿面子，就听我一句话：今儿个不早了，各位还是搭铺歇着吧！刚才那二位先生还跟我说你们正在这儿集会。我不想给他们留下话把儿。”

董立三和吕和璧对了一下眼光，就招呼大家散了，人们离开了大库房。

第二天早晨，当人们分拨儿到厨房旁边的饭厅吃饭时，头一拨儿坐下的人刚要动筷子，总号经理司徒颀侯和东号经理阮秀石突然来到饭厅。

阮秀石高声说：

“全把筷子给我放下！先别吃这馒头稀饭，呆会儿请各位吃送行酒宴！冷盘热菜一块上，八个大碗，好酒管够！”说到这里，他让打杂的王老头把全号的人都叫到饭厅。

司徒颀侯见人来齐了，清了清嗓子宣布：

“东号要整修内部，本人奉老东家和少东家之命奉告大家，各位请另谋高就吧！”

司徒颀侯说到这里，对章克勤微笑着点点头，显出十分得意、十分傲慢的样子。

人们因为事先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对司徒颯侯的话并不感到突然。全场一百五十多口子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少东家章克勤身上了。

章克勤的一双大眼睛闪出挑战的目光来，盯了正在奸笑的司徒颯侯和阮秀石好几秒钟，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走到司徒颯侯面前，拿出少东家的派头，拍拍司徒颯侯的肩膀说道：

“司徒经理，您这是怎么啦？一大早就跟大伙儿逗眼呀？谁说咱万麟祥东号要整修内部呀？司徒经理比我清楚，我们章家开买卖从来不赁别人的房子，全是自己买地皮，盖的全是铁桶似的房子。听我爷爷说，民国元年这东号开张没几天，赶上了壬子兵变，前门外八大祥差不多都遭抢劫，唯独咱们万麟祥勤记墙高门厚，乱兵进不来，在外头干着急。兵变的第二天照常开门营业。怎么现在倒要停业整修内部呀？我说司徒经理，您可真会逗眼呀？”他又面向全号的人宣布说：“大家别过意，刚才才是司徒经理跟大伙儿逗闷子！整修嘛内部呀？没有的事！各位快吃饭吧！咱呀，还是按时下板儿开门营业！”

“少东家，您……”司徒颯侯愣了。

东号经理阮秀石也吃了一惊，问道：

“少东家，您这是干什么呀？不是跟您说了吗？东号的人闹事，咱们解雇了他们另招人吗？”

“嘿！别忘了，‘万麟祥绸布店’姓章！”少东家章克勤盯着司徒颯侯和阮秀石说：“二位说得轻巧，东号可是北平万麟祥各号中最大的买卖，无缘无故关门，少赚利润不说，在全北平商会失掉信誉！现在，得听我的，谁敢再提‘停业’二字，我先请他卷铺盖！”

“少东家，这可是您说的？”司徒颯侯的胖脸气得煞白，肥下巴直哆嗦，他一跺脚，吼道：“好，我走！我走人！”说着“噔噔噔”冲出门去。阮秀石紧随其身后，也出去了。



章克勤冲着他俩的背影说：

“我这儿请的是水牌经理，来去自便！二位找我爷爷告状去吧！我嘛也不怕！”

在天津英租界的章家公馆里，在老东家章柏川的面前，司徒颯侯和阮秀石泪流满面，非要辞职不可。

章柏川对司徒颯侯和阮秀石是十分信任的，知道他俩说的北平万麟祥勤记店员闹事不是虚情，也知道他俩要辞职的话是虚张声势，因为像“万麟祥”给予经理的待遇之丰厚，别说在北平，就是在上海、宁波这样的大商埠也找不到第二家，他俩舍不得这个令人眼红的职位。

老头子这时从嘴里拿出三尺长的镶着碧玉烟嘴的旱烟袋，交给身边的丫头，示意让丫头再给装上一锅子烟。他喝了口茶，威严地看看司徒颯侯、阮秀石和自己的爱孙章克勤，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道：

“都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回去商量着办吧！甚么整修内部呀！我的买卖不能关门！一天也不能关！你们呀，真让我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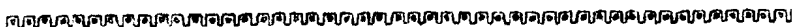
老头子从丫头手里接过早烟袋，把碧玉烟嘴儿叼在嘴里，那个丫头忙后退半步，半蹲半跪地划着了特制的粗杆火柴，给老头子点着了旱烟。老头子吸了两口烟，闭着眼微微点点头，那丫头忙上前搀起他来，扶着他慢慢走进里边套间去了。

司徒颯侯和阮秀石傻了眼，老东家的态度显然是倾向自己的爱孙章克勤，而把他俩给“晒”在那里了。

还是章克勤给他俩一个台阶，吩咐厨房在客厅摆了一桌酒席，把二人让到上座，用道歉的口气说：

“小侄办事欠妥，二位世伯是看着小侄长大的，就不必计较了。不过二位世伯也是一时糊涂，为嘛决定整修内部要关门呢？我爷爷最忌讳‘关门’二字。”

司徒颯侯和阮秀石为了挣回面子，坚持要解雇几个外伙计，特



别是带头闹事的董立三。

章克勤和解地说：

“二位说得是，请二位开单子吧，小侄遵命就是。不过如今市面不稳，这件事得缓缓再办。咱还是稳当点儿保险！”

司徒觐侯和阮秀石开了一张解雇二十三名外伙计和本屋徒的单子。为首的当然是董立三。

章克勤把名单往抽屉里一锁。过些日子他不再提这件事，司徒觐侯和阮秀石也不敢再提此事，他俩已领教过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少东家的手段了。

一是因为章克勤阻止了一次关门停业事件，二是因为他在北平万麟祥的五个分号中树立了威信，特别是深得本屋徒和外伙计的人心，老东家章柏川比以前更看中这个长孙了。

老东家的长子——章克勤的生父，因为操劳过度而早死，老二、老三、老四全是只知道在柜上支钱、吃喝嫖赌的败家子儿。老东家把祖传下来的事业全寄托在大儿子给他留下的两个孙子身上了。为此，他在长孙章克勤十七岁时，就让他料理北平几个分号的事务。次孙章克俭年岁更小，只好让他先读书。老东家深知，舶来品越来越多，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开化，要管理好分散在各地的几十个分号，光靠他一辈子摸索出来的那套管理办法，已经不太灵了。

他终于下了决心：为了章氏家族的事业，让长孙章克勤去西洋留学。学点儿国外的生意经，学成后回家，就可以把万麟祥的几十个分号全交给他了。

章克勤不负老祖父的希望，他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留学六年，学会一套现代管理企业的知识，几天前，他自德国启程回国。他万万没想到，他的老祖父欢迎他的，却是一杯苦酒。

克勤一进他家在天津英租界的公馆大门，就见公馆内外到处张灯结彩，喜烛高照。在一阵吹吹打打之中，他突然莫名其妙地



当上了新郎官。在人们的摆布下，他像个木偶似的与“新人”拜了天地。一天之内，他不知道给人磕了多少个头。到了晚上，他被送进了洞房。当“新人”的盖头被掀起后，章克勤不由得大吃一惊，差点儿晕倒。

原来，从他一进公馆门坎，听说让他当新郎官起，他一直认为新娘子是他的心上人——从小与他一起长大的丘丽娟小姐。丘小姐是“义和祥绸布店”老东家丘敬胡的孙女。

丘敬胡在北方几省开了几十家买卖字号，也是经营绸缎布匹和茶叶百货。他与章柏川多年世交，老哥俩的公馆都在天津英租界，而且还是门对门。

丘家世代人丁不旺，丘老板的两个儿子都因贪色过度，掏穿身子，早早死去。大儿子给他留下两个孙女，长孙女丘丽娟，二孙女丘丽纹。

到了孩子们该上学的年龄，丘敬胡和章柏川老哥俩决定两家共开一间私塾，请来一位前清举子教章克勤、章克俭和丽娟、丽纹读书。

克勤和丽娟是私塾里的“高材生”，后来他俩又一起上小学，上初中。

到读高中时，丘家说丽娟是大姑娘了，不让她上学了。但是，这一对青年男女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再也分不开了。

他俩的事得到了双方长辈的默许，长辈们常当面夸他俩是天生的一对。

今天，当章克勤与新人拜堂时，看新人的身材、动作与丘丽娟一般无二，便深信这是长辈们成全他与丘丽娟的美事。

没想到当新人的盖头取下后，竟是一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姐。

这位小姐虽然美若天仙，但章克勤却视她如路人。他发现自己上了当，有口难言，差一点晕倒。如今木已成舟，难以改变，他心焦如焚，没跟新人说一句话，悄悄搬进了书房。

第二天，他没有按照老规矩去拜见长辈，也没陪新人去岳家回门，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吃不喝，像中了魔一样，谁叫门也不开。

年过八旬的老东家沉不住气了。这位漂洋过海的长门长孙，是他的希望呀！老人由两个丫头搀着，由守节的大儿媳妇陪着，颤颤巍巍地拍着书房的门说：

“勤儿呀，勤儿！给爷爷开门！”里面没有动静。再叫，还是没有动静。

老东家的眼泪下来了，他怕孙儿寻短见，令人砸开书房门，见孙儿仰面躺在长沙发上，双目失神，面色惨白，连嘴唇也变了颜色。

八十一岁的老东家向二十三的长孙说了软话：

“勤儿，这门亲事是爷爷做的主。爷爷不知道你不乐意，是爷爷上了岁数办了糊涂事。男儿有本事娶上三妻四妾也不为过。只是丘家的大闺女，你得忘了她！如今丘家成了咱家的死对头，咱跟他家不能结亲呀……”

老东家的话，没能说动章克勤。

正当人们束手无策时，来了个小“及时雨”——刘四海，他是北平廊房四条万麟祥东号的本屋徒，是来替司徒颀侯和阮秀石给老东家送号信的。

从老东家过了七十大寿后，他便不再到烟台、青岛等地的公馆去住了，一直住在天津的公馆里。

上海、济南、烟台、青岛等地万麟祥各分号，每隔五日，给老东家寄一封“号信”，将本号的营业情况、人事情况、资金周转情况向老东家报告。

但是，因为北平的万麟祥是全国各地万麟祥的发祥地，在章氏家族所有企业中，相当于总号的地位。为此，老东家规定：北平的号信，必须派专人送给他。于是，这个送号信的任务就落到



了聪明伶俐的本屋徒刘四海身上。

这回，刘四海除了给老东家带来号信外，还给少东家章克勤带来了一封信。

刘四海是从老东家的原籍辛集镇招来的本屋徒，是老东家的“乡亲”，再加上他生得眉清目秀，招人喜欢，连老东家对他也另眼看待。

他一年跑几十次天津给老东家送号信，章家公馆他都跑熟了。今天他一进公馆便直奔老东家住的第七层院子，扑了个空。他小心眼儿一动：“少东家刚留洋回来，他是老东家的心头肉，老东家准在他院里。”果然，他在少东家的书房里找到了老东家。

“老太爷，我给您老人家请安来了！”刘四海声音清脆地叫了一声。从他被招为万麟祥的本屋徒，跟着爹到老东家面前谢情时起，爹就让他称老东家为“老太爷”。

“是四海呀？快把号信给我！”老东家多年来的习惯，来了号信立即过目，刻不容缓，就是有天大的事情，只要号信到了，也得先搁搁。

他从刘四海手里接过厚厚的号信，像得到一件稀世珍宝一样，连他时刻不离手的长杆儿旱烟袋也递给丫头。老东家拿着号信，先用手捏捏，刹那间，好像有一股电流通过那号信传到他的身上，他那白白的眉毛全舒展开了，两眼放出异样的光来，连微微有些驼的腰板也挺直了。他一时忘了长孙的事，晃晃手中的号信，对丫头命令道：

“走，回大书房去！”

这大书房在章家公馆第七进院内，它是“万麟祥”企业的总账房。一拉溜五间大北房，里头全是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架。

但是，书架上连一本书也没有，全是账册。在几只大楠木箱子里，还保存着明朝嘉靖年间“万麟祥”的老账。

老东家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在他的大书房里翻看账册。